

南宋临安的薪柴

——物资流通与城市生活

侯耀坤¹ 辛颖²

(1.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;2.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)

【内容摘要】薪柴^①作为宋代城市生活的重要能源,为居民生活日用必需。本文以南宋薪柴的供应与流通为视角,通过对薪柴的产区分布、运输、市场交易的分析,探究薪柴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。

【关键词】南宋 临安 薪柴 物资流通 城市生活
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:1007-9106(2011)07-0126-02

木材是古代城市能源的重要部分,赵刚先生《中国历史上的木材消耗》^②一文中指出,仅薪材一项,中国古代百姓消耗量在一般情形下低标准为立一立方米。《梦粱录》载“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即为如实写照。宋代城市中人口密集,对于薪柴的消费量非常可观。临安作为南宋的都城,水陆交通便利,临安的薪柴对城市生活又产生了新的影响。宋两宋之际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中谈到了两宋都城薪柴能源结构的差异:

《豫章记》云县有葛乡,有石炭二顷,可燃以爨。则前世已见于东南矣。昔汴都数百万家,尽仰石炭,无一家燃薪者。今驻蹕吴越,山林之广,不足以供樵薪。虽佳花美竹,坟墓之松楸,岁月之间,尽成赤地。根柢之微,斫斲皆偏芽蘖,无复可生。思石炭之利,而不可得。东坡已呼为遗宝,况使见于今日乎。”

据庄绰的认识汴梁与临安两地城市能源来源已出现较大差异,汴梁城市居民主要以“石炭”即煤为主要燃料,是论正确与否,已有专文论及^③,在此不展开论述。南宋驻蹕东南。城市所需薪柴,即使“山林之广”,砍斫采伐“岁月之间,尽成赤地。”也无法足给。而煤炭当地少有,东南稀少。故而薪柴能源日趋紧张,捉襟见肘。有学者也据此持是说认为临安处于薪柴紧张之状态^④,然临安的薪柴供应是否如其所述呢?本文是就此问题展开讨论。

南宋所修的《(咸淳)临安志》中有民谚反映了南宋临安市的经济地理。其书卷五十八风土“菜之品”条载:“城东横塘一境种菜最美,谚云:东菜、西水、南柴、北米、台心。”可见临安市的各方面都有其主要的商品。

临安市城南为薪柴主要集散地和薪柴市场的主要所在。其原因是由于交通和临安薪柴主要供应地的方位所决定

的,当然也是因为临安市城道路条件所限^⑤。

《梦粱录》卷十二“江海船舰”条则称“则严、婺、衢、徽等船多尝通津,买卖往来,谓之长船等只。如杭城柴炭、木植、柑橘、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。明、越、温、台海鲜、鱼、蟹、鲞腊等类,亦上渚通于江浙。但往来严、婺、衢、徽州,船下则易,上则难,盖滩高水逆故也。”由此我们可以认为,南宋时期临安薪柴的主要产区也应为严、婺、衢、徽、越等州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些薪柴产区的情况。

范成大《骞鸾录》“干道正月三日”条载:

“三日,泊严州,渡江上浮桥。……浮桥之禁甚严,歛浦杉排,毕集桥下,要而重征之,商旅大困,有滞留数月,不得过者。余掾歙时,颇知其事。休宁山中宜杉,土人稀作田,多以种杉为业。杉又易生之物,故取之难穷。出山时,价极贱,抵郡城,已抽解不贲,比及严,则所征数百倍。严之官吏方曰:吾州无利孔,歛歙杉不为州矣。观此言,则商旅之病,何时为瘳。盖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钱,至浙江乃卖两千,皆重征与久客费使之。”

此则材料中,徽州休宁山中的杉树在经严州运往浙东,途中经过重重课税,使得杉树的价格上涨,造成“重征”之弊。而综合《梦粱录》卷十二“江河海舰”条,我们可以看出,通过税收,由严、衢等州至临安的木材流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路。而从反面亦证明了徽州、严州是主要的木材输出地区,杉树作为主要商品运往浙东。而《(淳熙)新安志》卷二“木果”条亦载:“木则松、梓、槐、栢、椿、榆、槐、檀、赤白之槩,几联为桴,以下淞河。大抵松槩为尤多,而其外则纸漆茶茗以为货。”也描述了徽州的木材种类之丰富。

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一“北方多石炭,南方多木炭”。相比于北方的石炭,南方木炭主要作为燃料。而木炭的制取需要一定的原料,故其需靠近木材产区。^⑥而木炭的产区在一

* 作者简介:侯耀坤(1989-),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基地班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;辛颖(1980-),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。

定程度上反映了薪柴的产区的分布。

《宋史全文》卷十九上“绍兴四年”条载：“戊申，罢婺州市御炉炭令，户部讲究更有似此之类并行禁止，时两浙转运司檄，婺州市炭须胡桃文鸂鶒色。”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北宋时期，浙江地区的婺州、严州等地既已将“胡桃纹鸂鶒青”纹色的木炭作为贡品。而南宋绍兴初，高宗罢当地的御炉等，诏用一般土产木炭进之，而无需特有纹色。故而该地区在当时也应当为临安木炭的主要供应区。

又南宋江阴静应庵道士陈葆光撰《三洞群仙录》卷七载：“又严青，会稽人，食贫，贩炭忽于涂中。遇异人授以素书一卷。……后神通，潜有人为挽舟而入，只见炭船自行。”虽非实录，然而其所反映绍兴地区贩炭、运炭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，而其地也当为木炭的主要产地或分布区域。

综上所述，南宋时期临安以南的严、婺、衢、徽、越诸州县，甚至于会稽地区，都大多以木材为主要特产，薪柴产量较多，且同时出产木炭，运往临安。薪柴产地木材资源丰富，开采传统悠久，同时业已形成商路，使得临安有较为充足的木材供应成为可能。

南宋临安城市中的薪柴流通不仅需要充足的来源，也需要城市中的交易市场和媒介。这就涉及到临安城市中的薪柴市场与薪柴运输，这也有学者论及，但未尽详实。^⑥在此我们展开详细讨论。

《（咸淳）临安志》卷五十五《官寺》“柴场”条载临安城中柴场分布：“一在糯米仓新廊巷、一在金波桥南瓦子后河下、一在旧粮料院巷内、一在太平坊融和坊巷、一在俞家园活水巷内、一在将作监修文坊巷内……”共常设柴场十九场。同书卷七“城府”条载：“城南炭场、候潮门外。城北炭场、余杭门外。”《梦粱录》卷十二“城内外河”条亦言：“下湖河在溜水桥柴场北”。结合南宋临安城市“九厢八十五坊”厢坊格局，可见临安柴场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、桥梁等处。临安做为南宋政权的首都，政府广建柴场，以保证官私薪柴的充足供应。

而临安城郊亦有柴场分布，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一百六十五《归庐陵日记》载其“甲午，别果老下山，果令侍者了贤同世永送。别无相寺，未时抵余杭，小酌沈家。遂行贡之甥。送至岳庙前晚宿彭坞口，柴店离县十五里。”可见城外十五里仍有柴市分布。

薪柴市场的广泛分布，是由于流通与消费的需求。建康地区既已“米麦薪柴馐茗之属，民间日用所须者，悉资客贩。”临安地区应当也大致如此。商贩主要承担薪柴的流通媒介。

而木柴在杭城中的流通多仰给河船等的运输。《梦粱录》卷十二“河舟”条：“杭州里河船只皆是落脚头船，……又有大滩船系湖州市搬载诸铺米，……及杭城皆石版街道非泥沙。比车轮难行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。大小船只往来河中，搬运斋粮、柴薪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，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。”

南宋政府对于薪柴一直进行课税，但作为百姓的生活必需品，很多时候又要进行减免。于史籍中多处可见。

而薪柴在临安日常生活中，乃是生活必需品。《梦粱录》卷十六“鱼铺”条提到：“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，州府广

阔，遇坊巷桥门，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。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或稍丰厚者，下饭羹汤尤不可无。虽贫乏之人，亦不可免。盖杭城人娇细故也。”虽则主要论述杭城人生活态度，但也点明杭城城市生活中薪柴的地位。

从官员俸禄来看《宋史》志第一百二十四职官十一（奉禄制上）载：

“宰相、枢密使，月给薪千二百束。……留守判官，薪二十束，蒿三十束，防、团军事推官，薪十束，蒿二十束。”

可见薪柴是作为官员薪资的一部分的。周必大《文忠集》中曾记载“余曩在太学，尝馆于一贵人之门。一日命市薪六百券，有卒微哂。”亦可见官宦人家日常对于薪柴的采购。

临安城中百姓有以“斫柴为生”，《梦粱录》中有“诸色杂卖”条：“其巷陌街市，常有使漆修旧人，荷大斧斫柴。”日常百姓则要承担薪柴的消费。陆游辞官之后，有《排闷》诗，中有“秋高霜露逼，更苦薪炭费。”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》卷六十《孝宗皇帝》第二“闰十一月乙未上日诸军近日教阅闻得钱，甚喜。多有买柴作岁计，王淮等奏缘此街上见钱甚多。上曰：闻外间米麪甚平，见老兵云三十文买面一碗，可饱终日。街上多有醉人，朕得百姓欢乐，虽自病亦不妨，所谓吾虽瘠天下肥矣。”可见临安城中兵勇也需要购买薪柴以度过严冬。而灾害发生时期，临安官府又要广设柴场，供给平民。

注释：

①关于“薪”“柴”之概念，邓瑗敏《“薪”“柴”“蒸”历时演变》《宜宾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三期，经过考察，认为，“在宋代，表‘木柴’义的‘薪’渐渐萎缩，而‘柴’得到长足发展。到了宋末元初，‘柴’、‘薪’经过激烈竞争，‘柴’的使用频率逐渐赶上‘薪’，并最终占据上风。”兹取其意，本文旨在谈论南宋临安城市居民生活中作燃料的木柴。斯波义信《宋代商业史研究》中也认为：“宋代的木材市场有官府的采买和民间消费。……民间消费的木材是建筑用木材及棺材、船材、煮盐、精炼和日常的薪炭、漆木器什器等手工业用木材。”本文讨论之“薪柴”亦可言之“薪炭”。

②赵刚：《中国历史上的木材消耗》[J]，汉学研究，1993（2）。

③程遂营：《北宋东京的木材和燃料供应——兼谈中国古代都城的木材和燃料供应》[J]，社会科学战线，2004（5）。

④斯波义信《宋代商业史研究》也据此认为杭州周边的资源转眼之间枯竭了的情况大概多半是事实。市民所消费的薪炭大多仰给于客贩。

⑤庄绰《梦粱录》卷十二“河舟条”杭城皆石版街道，非泥沙比，车轮难行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。

⑥汉许慎《说文》载：“炭，烧木也。”“还说：‘炭，烧木留性，寒月供然（燃）火取暖者，不烟不焰，可贵也。’可见炭与木之联系。相关论著见荣志毅《中国古代木炭史说略》[J]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，2007（4）。

⑦斯波义信《南宋江南经济史研究》将临安的市场分为三个圈，而城内的市场则是最为核心的一圈。另有漆侠《宋代经济史》（上、下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、1988年7月初版亦有论及。又有孙正容《南宋临安都市生活考（上）》，《南宋史研究论丛》《南宋史研究丛书》，杭州出版社，2008年有所讨论，但太过简略。